

帝國曆一一八四年，孤月節。

深夜，加爾古·瑪庫大修道院，謁見之間。

**失敗品……我要親手掏出你的心臟！**

辦公室裡，坐在桌前的紅衣皇帝猛然驚醒。

冷汗流下臉頰，她不動聲色地掃視環境，確認剛才聽到的怒吼來自夢境，暗自鬆了口氣。  
自從貝雷絲失蹤，艾黛爾賈特經常夢到過去。

特別是在聖墓中，扭轉她和帝國命運的關鍵一戰。

艾黛爾賈特，我選擇成為妳的力量。

身為皇帝，艾黛爾賈特自知不能隨意行動，漸漸習慣在原地等候消息。

但想見老師的焦灼，一日也不曾平息。

「老師……」

她難受地低喚一聲，赫然發現自己不知何時伸出左手，抓住了放在桌旁的銀劍。

握得相當緊，指尖都微微泛白了。

應該是夢到大司教對老師起了殺心的瞬間，她反射性出手握住的。

並不是要保護自己，而是想保護這柄劍……

保護與老師的聯繫，不再被破壞。

潛意識竟如此本末倒置，艾黛爾賈特不置可否，安靜回想老師贈與此劍的雨天，以指腹摩挲劍鞘的雙頭鷲紋路，待心情稍稍緩和下來，便將它輕輕擺回一旁。

她掏出手帕，擦去臉上和頸間的冷汗，起身回望後方半敞的窗扉。此時窗外無雨，夜色深沉，流進屋裡的月光皎潔似雪。

「咻。」

窗邊棲木上站著兩隻貓頭鷹，一茶一白，其中花色純白的貓頭鷹主動向她打了招呼。

這隻雪鴉是艾黛爾賈特的信使，而旁邊那隻鷹鴉是貝雷絲的信使。

辦公室有兩隻猛禽鎮守，從未出現過齧齒類動物或蟲子的蹤跡。

艾黛爾賈特發現，她的雪鴉自從跟老師的鷹鴉打好關係、學會開拓食源後，羽毛豐盈許多，身手也更加矯捷了。

她還見過兩隻貓頭鷹與大修道院的貓群一起嬉戲，和樂融融地共享從釣魚池抓來的鮮魚。

……連老師留下的信使，都能帶來正面影響。

艾黛爾賈特深深覺得，老師真的是一道光芒。

不僅為她驅逐黑暗、寒冷和夢魘，還指引她如何用溫柔的角度去看待尚未改革的世界。

艾黛爾賈特伸出手，輪流撫摸棲木上的兩隻貓頭鷹。

牠們低下腦袋、輕輕扭動脖子，在她撫摸下放鬆地眯起眼睛，看起來十分享受她的觸碰。

「我以前在老師面前，也是這個樣子嗎？」

艾黛爾賈特馬上聯想到自己。

她在大修道院裡經常被老師摸頭，每次都覺得很舒服，希望老師不要停手。

「咻、咻——」「咕。」

艾黛爾賈特愣了一下，驚訝地看向跟著回應的鷹鴉。

「兩位的意思表達……可真是踴躍呢。」

即使「語言」不通，也能感受到牠們的善意。

艾黛爾賈特目光柔和，再度摸了摸兩顆毛茸茸的腦袋。

「謝謝。」

她坐回桌前，拿起羽毛筆，望著這支老師贈送的鳥羽，再度想起老師對自己的關懷。

有需要幫忙的地方，隨時可以找我。

「老師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右手輕握筆桿，左手撫上劍鞘，感受著與貝雷絲之間的聯繫，再度重振精神。

老師送過她很多禮物，沒有一樣能替代老師，卻也幫助她、熬過了思念老師的日日夜夜。

「我會繼續努力的。」

無論是找回老師，或者實現理想——

深信自己一定能辦到，艾黛爾賈特抬頭挺胸，繼續處理出戰期間積累的案牘。

數年後。

蜜月旅行中的一個夜晚，旅館房間裡，艾黛爾賈特坐在茶桌前看書。

悠閒地看了一會，忽然聽見床邊傳來輕喚。

「艾爾。」

她抬眸望去，貝雷絲坐在床頭，一臉正經地拍了拍大腿。

「我也想看那本書，妳坐過來這裡，我們一起看吧？」

艾黛爾賈特望著她在床上併攏伸直的美腿，目光沿著性感修長的線條慢慢向上。

「嗯……？」

她心跳怦怦加速，壓住不斷湧現的自滿和興奮，故作疑惑地偏了偏頭。

「貝雷絲，妳是要我坐在妳腿上嗎？」

「對，」貝雷絲盯著她不自覺泛紅的雙頰，朝她展開雙臂。「方便一起看書。」

「只是為了看書，沒有別的打算？」

艾黛爾賈特帶著書爬上床，接受貝雷絲牽引，緩緩坐進她懷裡。

「有，我還打算抱妳。」

貝雷絲誠實回答，傾身貼上她後背，邊親吻她的後腦勺，邊用豐滿雙峰蹭了蹭。

情熱穿透輕薄睡衣滲了進來，溫暖美妙的觸感舒服到她背脊發麻，臉色也變得更紅了。

「呵呵……」

貝雷絲在她耳旁愉快輕笑，被那熱氣一撩，艾黛爾賈特頓時失去力氣。

書本從她手中滑落，被事先等在下方的另一隻手穩穩接住。

貝雷絲太瞭解她會起什麼反應，也十分清楚她在爬上床的那一刻，就滿心期待自己偷襲。

「艾爾，妳還要看書嗎？」

貝雷絲一手幫她拿著書，一手探入她衣服裡，邊問邊愛撫起來。

「明知……故問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奪去貝雷絲手中的書，隨手扔到一旁，回頭狠狠吻上貝雷絲。

著迷地吻到一半，突然發現貝雷絲瞄了一眼落在床邊的書。

不許分心……！

艾黛爾賈特立刻咬了她一口，化身為暴君，強制抽走房裡所有光元素，築起一道環繞兩人  
的「光之壁」，蠻橫地封鎖住貝雷絲的可見範圍。

無數法陣層層疊疊，結構堅固牢靠，一排排古代神聖文字閃動柔和的金紅光輝，沿著魔力  
骨架循環流動。

「……」這下，貝雷絲被困住了。

只要她別對「光之壁」注入自己的魔力，就無法解除艾黛爾賈特的封鎖。

貝雷絲微微一笑，熟練地扶住迫不及待跨坐到身上的伴侶。

知道過去讓她等得太久，沒問她現在為何如此心急。

但無論是貝雷絲失蹤的五年，或是昏迷的半年——

對艾黛爾賈特而言，都已經成為過去了。

她低頭跟貝雷絲對望，數不清第幾度，緩緩揚起唇角，俯身埋進最愛之人懷裡。

我想要妳……盡情地抱我。

心中冒出的聲音，艾黛爾賈特並沒有將之化為言語。

貝雷絲卻能聽見，隨動作傾注的愛潮越發湍急，在此起彼落的喘息間為她實現了綺願。

深夜，窗外下起了大雨。

艾黛爾賈特躺在貝雷絲臂彎裡聽雨，懶洋洋地享受她滿懷柔情的撫摸。

兩人呼吸間充盈著對方的氣息，身上都是彼此留下的印記。

這種身心緊密契合、相互歸屬的踏實感，實在令人欲罷不能。

「艾爾，我愛妳。」

聽到貝雷絲又情不自禁吐露愛語，艾黛爾賈特勾了勾唇，撒嬌地蹭到她胸前。

「沒聽清楚，再說一次……」

「我愛妳。」

聽著她在耳旁溫柔細語，艾黛爾賈特滿足一笑，以更為熱烈的愛吻給予回應。